

S 少年特工队之⑥ SPYHIGH

外星人的阴谋

The Annihilation Agenda

[英] A.J.布切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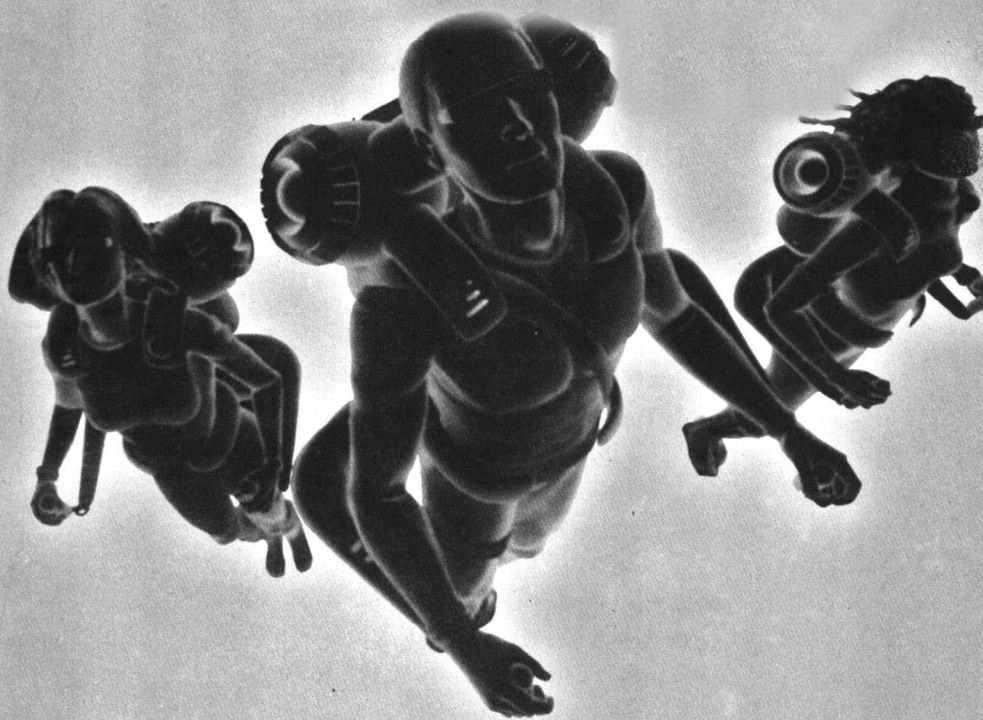


新华出版社

SPYHIGH⁶

外星人的阴谋

The Annihilation Agenda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外星人的阴谋/ (英) 布切著; 詹颂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5.5

ISBN 7-5011-7068-1

I. 外… II. ①布…②詹… III. 儿童文学—科学幻想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39008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04-1918 号

The Annihilation Agenda

A.J. Butcher

Copyright © 2003 by Atom Books

中文版专有权属于新华出版社

少年特工队之⑥: 外星人的阴谋

[英] A.J. 布切 著

詹颂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编: 100043)

新华出版社网址: <http://www.xinhapub.com>

中国新闻书店: (010) 63072012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振宏福利印刷厂印刷

*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本 8.625印张 160千字

2005年5月第一版 2005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7068-1 定价: 16.00元



2064 年7月1日之前，在加利福尼亚太阳能技术工厂的所有雇员中，只有一个人上过全国新闻。

乔尔·舒曼一度曾是美国体育运动的宠儿。他在百米跑的时候，就像跑道上的一阵风，就像电影里的特技效果，这让他的对手们显得就像是靠养老金度日的步履蹒跚的老人。在乔尔·舒曼 18 岁生日的那一天，他成了百年历史中首次打破 9 秒纪录的人。他未来的荣誉像是被保了险的。可悲的是，在乔尔·舒曼 18 岁生日之后的那一天，他喝酒了。发生了事故。悲惨：乔尔·舒曼结束了他的运动员生涯。在那个时代，用仿生腿参赛还是非法的。

所以，乔尔的声名完全结束了。过去胜利的传说，过去可能曾经怎样的许多传说并不会把食物放到他的口中，也不会在他头上撑起一片屋顶。他发现很难找到工作，更难的是维持一项工作。他曾经只想成为一名运动员。最终，加利福尼亚太阳能技术工厂的人事主管通过褪色的新

闻图片记起了乔尔——那时候还没有出现今天这样的三维杂志。人事主管雇用了乔尔当安全警卫。这让乔尔过得很快活。这也包括他们，不过那时候还没有人认识到这一点。

乔尔·舒曼在巨大的太阳能技术工厂成了一位普普通通的工作人员——那些靠工资度日的人，他们没有什么过多的梦想，他们相信，这个世界永远也不会注意到自己。

一切都在 2064 年 7 月 1 日发生了改变。

这是普普通通的一天，它是这样开始的：闲聊，玩笑，夜班工人下班，白班工人上班。做晚上、明天、下周的计划。小型计划，家庭计划，这一切都是新闻媒体永远不会感兴趣的。但是，这是些永远不可能实现的计划。

爆炸发生在中午 11:30。工人们起初意识到这一点，是因为工厂里的警报系统尖叫起来，好像是一个面对刀子威胁的妇人。其中有几个人可能以为是在演习，当火焰像橘红色的洪水一样涌来时，他们很可能觉得被冒犯了，火焰就在他们站着的地方把他们烧成了灰。另外一些人，也许稍稍潜藏着一些通灵的力量，他们一定是认识到了发生的事，认识到了这意味着什么。也许这些人有时间尖叫，或是呜咽，或是最后一次在头脑中勾画出爱人的形象，或是伸出手，紧紧抓住身边的人。这实在是没有什么意义。

而乔尔·舒曼，身穿制服，是在门口吗？也许他跑了



起来。他听到了混乱的声音，他看到混凝土碎裂了，火球在燃烧，这时候也许他跑了起来。他一定是认为自己还有机会。在他辉煌的时代，没有谁能跑得过他。但不是这一次。

在晚间新闻上，乔尔·舒曼的脸出现在其他所有人的旁边，他的名字排列在其他所有人的中间。

太阳能技术工厂的雇员终于出名了。但是，没有人活着看到这一点。

埃迪·尼利根感到不舒服。不过，这几乎没什么奇怪的。此刻，他正面朝下，水平地吊在离直升飞机的地面6英尺高的地方。他的双臂僵硬地伸在前方，他的两腿伸到后面，四肢全都牢牢地夹在一个装置的金属梁上，这个装置好像是悬挂式滑翔机和龟甲杂交的产物。他的胸部、手腕和大腿上也绑着皮带，把他控制在自己的位置上，这样，从弹道保护线下面就看不到他身体的任何部分。

“从前有这种东西吗？”他嘟囔着，“我是说那些穿着盔甲的骑士和有行刑室的时代，我估计他们那时候就有。不过不叫掠行艇，这是当然的。更像肢刑架。这就像肢刑架。是啊。”他对正在研究他身边的这些东西的技术人员说，“你是戴着一个黑色的头巾把我绑上的。”

“对不起，尼利根同学，”技术人员说，“我们要稍稍

调节一下你的掠行艇的张力。”

“调节？你是说拉紧点，对吗？直截了当地说吧。不过，我怎样才能再把身子伸直点呢？”技术人员开始行动，让他明白怎样做。埃迪感到，随着窄窄的夹子一点一点伸开，自己的四肢被拉得更紧了。“嗨，已经够了吧，啊？我的肩膀错位了，就没法除掉那么多坏蛋啦，你听到我说的了吗？”

“别抱怨了，埃迪，”贝克斯·德弗洛克斯在他右边的掠行艇舱里叹了口气，“技术人员不过是在尽自己的职责。”

“小不忍则乱大谋。”罗瑞·安吉儿在他的左边补充道。

“哦，这真是令人鼓舞啊，罗瑞，非常好。”埃迪鼓起掌来，他的双手比身体的其他部分可自由多了，这样他就能操作掠行艇的控制设备，进入他前方的围栏，“是从《队长套话常用语》里面找出来的吧，对吗？”

“好了，尼利根同学，”技术人员终于满意地点点头，“你调节好了。大家都调节好了。”他在自己的通话器里说，“一号巢报告二号巢。群鹰准备起飞。一分钟就位。”

“他这样说的时候，难道你们不喜欢吗？”埃迪说。接着，他下方的底板缩了回去，炎热的沙漠地区似乎在下面很远的地方，阻止他落下的，是掠行艇的夹子和皮带。“你肯定这些东西都够结实吗？”他叫道。技术人员咧嘴笑



笑，激活了降落设备。三个掠行艇慢慢从直升飞机上落下，出了舱口。风拍打着埃迪的脸，就像一个他想去亲吻的姑娘一样。“嗨，罗瑞，贝克斯，”他咽了一口唾沫，“你们估计，现在申请转移是不是太晚了？”

在德弗洛克斯学院，课程表上的许多课程与其他学校是一样的。然而，掠行艇练习却不是其中之一。

“分离鹰群。”埃迪听到了耳塞里传来的声音。

掠行艇从它们的母体上脱离下来，从天空中降下，向地面击去。祖父教他的古诗在他的脑海里回响：“他从四万英尺的高度跳下，没有降落伞，他还要再次起跳。”

哦，埃迪也没有降落伞。但是，他拥有掠行艇的速度和方向控制。

埃迪按下适当的按钮。立即做出反应。掠行艇校正了自己的轨道，不再做无用的突降，而是变成了目的明确的向前运动，它向着地面猛扑下去，让它的飞行员想起它为什么会拥有这样一个名字。尖端电脑传感器把它的高度稳定在离地面几英尺的地方，自动适应地形的变化，使德弗洛克斯的特工人员能在高速状态下飞快地采取行动，而且能够避开敌人的雷达。

埃迪的目光越过罗瑞，盯着二号巢，本、凯利、杰埃克已经从那里出来与他们会合了。邦德队全部6位成员，正在协调一致地接近他们的目标。他颤栗着大叫起来：

“嗨，罗瑞，贝克斯，你们在听着的任何人，忘了我说过
的关于转移的话吧。这实在是疯狂啊！”

在埃迪左边的第二个掠行艇上，本·斯坦顿知道他是
什么意思。好了，在过去的两年中，他们必须时不时地让
自己从死神手中逃脱，他们还不断地以自己的聪明才智、
勇气和技术与那些揣着疯狂的计划、威胁到这个星球的疯
子相对抗，这样看来，难道这些还不是最激动人心的吗？
在他们毕业之后，前面难道不会有更危险、更富有挑战性
的情况吗？斯坦顿的名字难道不会……但是，就算是在他
把掠行艇的油门加大到更高速度的时候，就算是荒芜的土
地在他身下涌动的时候，本还在提醒自己“在他们毕业之
后”，这个想法也许稍稍乐观了些，尤其对于他来说。上
个星期，他们就考过试了，但是，结果要到明天才会宣
布。在这期间，课程照常进行，如果能让学生们不老想着
考试有多好啊。掠行艇训练差不多做到了这一点，不过现
在，本觉得自己的肌肉又紧张了，他的眉头又紧锁起来。

在他需要的时候，哪里有用来射击的靶子呢？

“射击区接近，”这是罗瑞的声音，“任意射击，让我
们努力赢得高分吧，小伙子们，姑娘们。”

就在前头，形形色色的坏人从干枯的河床上跳了起
来，或是从大石头背后偷偷地窥视着。它们都不是真人，
这是理所当然的。它们是用于训练的生命体。它们不会受



到伤害，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随着自动武器的不断射击，它们如卡通画上的人物一般咧嘴笑着，还心甘情愿地通报自己的位置。它们也不可能给邦德队员带来多少伤害。不管它们怎样将他们击中，都只会使倒霉的掠行艇固定不动，使它不能参与进一步的行动。

埃迪激活了自己的目标扫描仪，让它与自己的武器系统同步运行。驾驶掠行艇跟骑空中自行车没有太大差别，这也是他的强项之一。“其中之一？”他想他可以忍受贝克斯的嘲笑。好吧，也许这是他惟一的强项。正是因为这一点，他将使每一枚停滞栓都发挥自己的作用。

只是用这种方式不足以证明。证明不了埃迪，也证明不了邦德队的任何人。

他们开始得不错，停滞栓猛刺出去，前面的几排生命体活动不了了。不过由于某种原因，在这之后本似乎稍稍有点失去了自制力。他不计后果地给掠行艇加速，破坏了邦德队的队形。罗瑞叫他后退，但是他似乎没有听见。他当然没有后退。于是，杰埃克在他后面加大了速度，而罗瑞也在他身后追赶着。如果说哪个生命体的头脑中输入过“运气”这个概念，怕是恐怖分子也没法相信的。队形被破坏，掠行艇就更容易被击中。罗瑞率先出击，齐射过来的枪弹使她失去了控制，她的掠行艇在沙漠那一边打滑了。本和杰埃克紧随其后，好像他们都不愿意在没有罗瑞

的情况下继续行动。

“埃迪，我们需要——”埃迪永远也不知道凯利认为他们需要什么。就在紧接着的一秒钟内，她的掠行艇向下俯冲，悲惨地向地面撞了过去。

“现在只剩下你和我了，贝克斯。”埃迪说。

“是吗？哦，什么也别想了。我是个危险的孩子。”她射倒了六七个生命体，以此来证实这一点。

“听着，”埃迪提出建议，“你去除掉那些恐怖分子，我在你后面掩护。”他向贝克斯的掠行艇调转过去。

“不，埃迪，不要靠得太近！”

“我没有靠得太近！”

“你就是靠得太近了。如果我不得不突然动一动……”

向左。避开生命体的射击。进入了埃迪自己的飞行轨道。

“我们至少知道了，当两架掠行艇碰到一起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埃迪已经从自己的掠行艇下面爬出来了，他正在把身上的灰掸掉，“系统会固定不动，就像它们被生命体的枪弹击中时一样。”

“这没什么值得安慰的，埃迪。”贝克斯就站在旁边，双臂合抱，愁容满面，“我告诉过你，不要靠得太近。所以，你是（a）聋了呢，还是（b）根本没有听见我的话？”



“答案是(c),”埃迪说,“想帮帮忙。”他的双手在她面前挥动着,“顺便说一句,如果女士需要帮忙拍拍身上的灰,我可以借你一只手。两只也可以,如果女士愿意的话。”

“正好想用这种方式摸摸我吧,”贝克斯提出了警告,“你会花一个星期做牵引的。没有你,我一样能做到。我告诉过你多少次了?”

“我不知道,”埃迪咧嘴笑笑,“到现在一定有900次了吧。要不,我们试试到1000次怎么样?”贝克斯的两颊泛起了红晕,颜色像她的头发一样。“不了。挺好的。我是在开玩笑。不过,说吧,贝克斯,啊?你真的喜欢我?对吗?对吗?”

他们的其他队友和上等兵伦道夫·基尼都到了——基尼一直在一架直升飞机里观察着他们,贝克斯也就不需要回答了。他们看上去都不高兴。

“可悲啊,邦德队,”这位教师两眼圆瞪着,“如此不值一提的分数,连4岁的小孩子都数得清。你们是不想让自己的训练得到提高,而是想让它倒退啊。”

“抱歉,上等兵。”作为队长,罗瑞觉得自己有责任带头道歉。其他人也跟着做,恭恭敬敬,令人沮丧。

“哦,”上等兵基尼鼻子里哼了一声,面对着四周这几张垂头丧气的脸,他也许稍稍宽厚了一些,“那就希望你

们在作战中暂时不需要用到掠行艇吧。也许在你们接到考试结果的头一天进行这样的练习是不明智的。这些事会影响注意力，我知道的。”直升飞机还在天上，基尼发信号让它降下，“哦，那就——回德弗洛克斯吧，如果你们毕得了业，那就还有一次掠行艇训练的机会。”

可是如果他们毕不了业呢？本心中感觉到一阵凉意。如果他们没通过考试，那这一次返回德弗洛克斯的行程就将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了。

“准备好了吗？”杰埃克问道。男孩子全站在姑娘们房间门口。

“我们会时刻准备着的，我想。”罗瑞显得不太肯定。

“你们在谈什么？你的大脑有行星那么大，罗。”杰埃克鼓励地捏着她的胳膊，“你没什么要担心的。”

罗瑞轻轻搓着杰埃克的黑发。它还是那样乱蓬蓬的，所以，她的手指几乎对它没有什么影响。“别太肯定，戴利先生，”她提醒道，“如果你打分，我会好点，可是这是电脑啊——可是电脑不会因为你是金发碧眼多情的人而受到影响啊。”

“那电脑错过机会了。”杰埃克说。

“是啊，如果我们再一动不动，那就全都错过机会啦。”本听起来比他以往还要急躁。但是，就算他在间谍



学校待不了几分钟，他也不习惯亲眼看着罗瑞与戴利之间感情的公开表演，这样做还是会使他受到伤害。“10 分钟之后，显示屏上就要出分数了，我可不想还没看上一眼，就直接去接受洗脑。”

“你会通过的，本，”凯利鼓励地说，“我们都会通过的。”

“希望如此吧。”本说。

当然，邦德队的每一位队员都知道，如果通不过考试会发生什么事。本感觉到了间谍学校所有学生同样的恐惧：洗脑。在这个过程中的任何时刻，尤其是在最后，任何一位没有成功的学生都不得不开学院。然而，显然是出于安全因素，不可能让他们带着对间谍学校真实功用的了解重新开始正常生活。必须让外面的世界相信，德弗洛克斯学院只是一个极端严格的教育体系。因此，离开学校的学生必须消除自己的记忆，就像必须把粉笔灰从黑板上擦掉一样，然后再把虚假的记忆植入进去替代它们。也许，这样做似乎有些残忍，每个学生都有这样的感觉，但是这是必须的。间谍学校的安全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去保护。另外，德弗洛克斯对学生进校的考察过程非常严格，因此，只有在极少情况下才会有人被洗脑。

邦德队在学院的时候，只见过一个人没能毕业。令人担心的是，那是去年毕业考试之后的事。一个叫泰·布鲁

克的二年级学生。本还清楚地记得他。高大、傲慢。与他令人不安地相似。总是在吹嘘自己毕业后要怎样怎样。只是泰·布鲁克的名字没有在指定的时间与他的队友的名字一起出现在电子公告牌上，但是他认识到这个结果慢了一步。这里的规则就是，那些失望的学生立即自愿地到高级导师格兰特的书房报到，准备洗脑，这是间谍学校纪律的最后一次证明。

泰·布鲁克决定打破这个规则。

他试着偷跑。本当时实际上不在场，但是他后来被告知，泰从成群的二年级学生中间冲了出去，经过学习电梯，经过接待处，以为自己就要冲出德弗洛克斯学院了。就在这时，他撞上了上等兵基尼。

本确信自己后来见过泰·布鲁克。在纽约城，就在圣诞节前夕。但是也有可能不是他。他们的目光在人潮汹涌的第五街短短地相遇了一下，那个大一点的男孩并没有像认出他一样目光闪亮。这个记忆仍然让本战栗。如果有一天，他在大街上遇到罗瑞或是凯利甚至是杰埃克，而只是把他们看成陌生人，会怎么样呢？

他必须通过考试。他必须做到。

他们走进正在往下的学习电梯时，他听到了埃迪在说话：“罗瑞的大脑有一个行星那么大，当然了，祝她好运。我为她感到高兴。不过，我的大脑只有那个在太空里飞过



之后在大气层中燃烧过的小石头那么大。”

他发现凯利在他旁边，安静地冲他微笑着。他感激这一点。

学习电梯到达目的地。在德弗洛克斯学院面向公众的哥特式建筑下面很深的地方，这是间谍学校真正开始的地方，这里有玻璃和钢筋做成的房子：IGC 用它成百万个电子耳倾听着世界上的麻烦事，还有全息体育馆和计算机摇篮。

公告显示屏和信息区。

这个时候，这里非常受欢迎。全部 24 位二年级学生把这里塞得满满的，48 只眼睛急切地盯着墙上的电子显示器。卷动的字写着：“2064 年从德弗洛克斯学院毕业的学名单将公布于……”接下来是时间表。

还有 3 分钟。

“也就是说，斯坦顿，你还在紧张啰？”说话的是西蒙·马希。这是本在任何时候最不想见的人，更别说是现在了。

“我有什么要紧张的呢？”最好是表现得冷漠一点。

“哦，你知道啊，你近来遇到的所有问题。女朋友丢了，邦德队队长的位置输给了一个女孩。分数还下降了，我听说。”西蒙·马希假装悲伤地摇摇头，“我想我们可以跟你的‘全校最优生’的机会说声再见了，斯坦顿，你说

呢？”在德弗洛克斯的期末考试中获得的惟一的成绩就是通过或不通过，只有曾经得到最高分数的学生除外——这个学生获得“全校最优生”的身份。“幸运一点的话，我们也就要跟你说再见了。”

“你为什么不能不嘲笑本，西蒙？”凯利喝道。

“好了，凯尔。”但是，本退缩了。马希用“全校最优生”的说法戳到了他的神经。就在不久之前，他曾经认为，这是他天赐的权利，“至少有一个麻烦我没有啊，西蒙。”

“是吗？那是什么呢？”

“我不是你。”

凯利笑了：“嗨，西蒙，我打赌本是‘全校最优生’。”

现在轮到西蒙·马希笑了，“是吗？你估计是这样吗？我来告诉你吧，克罗斯，如果斯坦顿能得到这个，我就赤身裸体在院子里跑三圈。”

“这里可有人作证，西蒙。”凯利发出警告。

“这样的事不会发生的。”他嘲笑着说。

“忘了马希吧，凯尔，”本灰心丧气地说，“看显示屏。”

秒数在嘀嘀嗒嗒地减少，群集着的学生们沉默了，他们全身紧绷，神经紧张，充满期待。

埃迪：爱说俏皮话，爱闲逛，但是他在间谍技术上是